

陳道明的故事：這世上，有種帥不會過期

第一次看陳道明的作品，是錢鐘書老先生那部大名鼎鼎的《圍城》，一個長衫書生晃悠悠地從小樹林裏踱出來，心頭一緊，我去的，好一個眉清目秀的中國書生啊。

後來，看《康熙大帝》，看《大漢天子》、看《喜劇的憂傷》，看《歸來》，看這個人在復雜喧囂的娛樂圈幹淨地行走，活得出人意外的淡泊和寧靜。

都說陳道明是娛樂圈裏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。別人都忙於收割名利，他偏要劍走偏鋒，離群索居：

身在貴圈，却多年來潛水于圈外桃源，還能始終站在一綫最貴男演員之列；身為演員，身上却透着一股少見的人文氣質；他是名人，却從不以“陳道明”的頭銜在大眾面前搔首弄姿、嘩眾取寵。

他很少接受媒體採訪，即使不得不參加一些公開的宣傳活動，也是惜字如金：一生當中說的廢話就够多了，不能再讓觀眾聽到這些化過妝的話。

他從不上真人秀，不炒作自己的私生活：臺上已經是在演了，臺下就免了吧。

拍完戲，別人都出去喝酒娛樂，他來了一句：“沒事別找我啊”，轉身回家。

人在江湖，却瀟灑自如，因為不在乎。陳道明更在乎的是，讀書、畫畫、練字、彈琴、打球、下棋、自己和自己對話、為女兒做衣服、為妻子裁皮包……甚至啥也不幹，就發呆。

在我們看來，這些都是“沒有用的事情”。陳道明淡淡的回應道：不做無為之事，又何以遣有涯之生？

如今的陳道明已經 61 歲了。眼神依然凌厲，骨子裏的書生意氣仍然給人一種清冷、孤傲的感覺。有很多人到了他這個年紀，帥且帥，只是沒有內容，沒有味道。

總覺得現在的影星身上少了些什麼。仔細想想，也許就是少了一點睿智冷靜、正氣斐然的氣質和對帥的自知吧。

祇在戲裏低頭

陳道明出生于書香門第，他的姥爺當年與李叔同一一起赴日本留學，父親是大學教授。16歲進入天津人藝，之後又因為女友杜憲，考進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。

1984年，陳道明出演電視劇《末代皇帝》中的青年溥儀一角，一舉成名。溥儀這個角色，他琢磨了4年。

人們高度肯定他的演技。他却說，在那樣一個時代，一個爛得不能再爛的電視劇，也能把一個人全國共曉之，自己的成名完全是，得來全沒費功夫。

1990年，他又把《圍城》中那個玩世不恭、怪癖難測的方鴻漸演繹的入木三分，並因此囊括多個表演獎項，奠定演藝界的實力派地位。

在我們看來，這些都是“沒有用的事情”。陳道明淡淡的回應道：不做無為之事，又何以遣有涯之生？

如今的陳道明已經 61 歲了。眼神依然凌厲，骨子裏的書生意氣仍然給人一種清冷、孤傲的感覺。有很多人到了他這個年紀，帥且帥，只是沒有內容，沒有味道。

總覺得現在的影星身上少了些什麼。仔細想想，也許就是

少了一點睿智冷靜、正氣斐然的氣質和對帥的自知吧。

祇在戲裏低頭

陳道明出生于書香門第，他的姥爺當年與李叔同一一起赴日本留學，父親是大學教授。16歲進入天津人藝，之後又因為女友杜憲，考進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。

1984年，陳道明出演電視劇《末代皇帝》中的青年溥儀一角，一舉成名。溥儀這個角色，他琢磨了4年。

人們高度肯定他的演技。他却說，在那樣一個時代，一個爛得不能再爛的電視劇，也能把一個人全國共曉之，自己的成名完全是，得來全沒費功夫。

1990年，他又把《圍城》中那個玩世不恭、怪癖難測的方鴻漸演繹的入木三分，並因此囊括多個表演獎項，奠定演藝界的實力派地位。

《圍城》播出後，錢鐘書特意給陳道明寫了一封信，說陳讓他看見了一個活的方鴻漸。

也正是因為《圍城》，陳道明結識了錢鐘書老先生，並三次拜訪錢老，坦言在錢老家裏，能聞得到書香，那時就感覺，自己在學問面前特別可憐，屁都不是。

從此，一個尊重學問，敬重學術，慎重節制，處處反思又極其謙虛的升級版陳道明出現了。

陳道明并不高產，30年的演藝生涯，參演的電影不超過20部，電視劇不超過35部。有時他會一歇幾年不拍戲，全憑自己高興。

拍完《圍城》後，正處於事業巔峰的陳道明，拒絕了當時所有的片約。那時的他精神狀態很不好，不想演戲，那就不演。結果，一閃就是六年。

六年的時間，足以讓觀眾忘記任何一個當紅演員。但陳道明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，不被羈絆，難被誘惑。天地茫茫，我心却悠悠。

所以那六年他過的很快樂。而當他再次回歸大眾視野的時候，帶著更多的智慧。

馮小剛說：“陳道明是一個清高得祇肯在戲裏低頭的男人”。

還有人說他是“戲霸”，合作導演稱陳道明在片場從不坐凳子，說祇要坐下演戲的感覺就消失了。他曾罵哭過演員江一燕，教育過佟大為，可他的圈內口碑甚好，是“德高望重的老師”。

然而在出演主角之前，陳道明跑了七年龍套。匪兵、偽軍、特務、八路等雜角色他反復演了個遍，而且一句臺詞都沒有。

正是這七年甘於寂寞甘於平庸的龍套底蘊，鍛造了這樣從容淡定的陳道明。祇可惜如今的明星早已沒有耐心等待七年……

陳道明被視為國寶級的演員。別說這個級別的演員，就是普通的三流演員也不會願意被人說是戲子。但陳道明自己總說：“演員就是我一個人職業，我就是一個戲子。”並毫不客氣的指出：

“戲子太易蛻變，戲子之所以被人看不起，就因為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職業。當他什麼都不是的時候，便低眉垂眼，四處求人，一旦紅了，立刻不知天高地厚。張狂、輕浮是中國演藝界的一大惡習，一種非常幼稚小兒



科的思想水準。”

對娛樂圈陋習的看不慣和直言不諱，讓陳道明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帶着老派知識分子特有的焦慮和憤怒。

他曾炮轟涉毒藝人，當涉毒藝人用壓力大作為吸毒借口時，他當即發飆：“現代人誰沒壓力？難道祇有你有壓力？你壓力有老百姓大嗎？”，“吸毒就是沒教養”。他曾在節目中，頗為嚴厲地訓斥不懂裝懂胡亂點評花鼓藝術的青年評委：“你們好大的膽子啊！”，“世界上沒有那麼多主角，大部分人一輩子可能要甘於寂寞甘於平庸，但是並不要打擊他們的努力。”

因此網上曾流傳着這樣一句話：季羨林先生稱其（指陳道明）飽讀詩書，大可勝任北大的研究生導師。

2011年，在首談話劇《喜劇的憂傷》演出感受的採訪中，當採訪人說出上面那句話，並問到“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現這樣一個去高校執教的機會，您會欣然接受嗎？”時，陳答道：

“我真的不知道季羨林老先生這句話的出處在哪裏。倘若季老先生真的這樣講，我真的是誠惶誠恐。我教書的話，祇能是誤人子弟。在一個行業裏小有成就的話，未必能在其他行業裏有所成就。我不能因為我是一名小有成就的演員、一位公眾人物，就敢站在神聖的講臺上。過去講‘幹什麼吆喝什麼’、‘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’，這樣的話很多了。”

這實在是才高于志的人才能有的大傲若謙。

娶妻當如杜憲，嫁人當如陳道明

陳道明和杜憲愛情，沒有多麼轟轟烈烈，兩人也極其低調，從不秀恩愛，却細水長流地成了佳話。

初相見，他 24，她 23，戀愛 3 年，然後結婚生女，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的樣子。

有位“粉絲”評價說：“這一對啊，幾乎是空前絕後世間少有了。無論發生什麼事情，他們都很少有爭執。難怪杜憲會說，嫁人當嫁陳道明。”

外人也覺得，杜憲嫁了陳道明，真是命好。畢竟陳道明是這樣一個男子，不僅英俊，還有內涵；低調，却深情。

可是在陳道明却說，遇見妻子才是他最大的運氣。談及妻子，他會自豪的說：

第一，她不以學識看人；
第二，她不以金錢看人；
第三，她不以地位看人；
第四，她不以外表看人。

“我無一可舉，我什麼都不是的時候，杜憲看上我，說明我太太一點都不功利。祇能說是她的偉大，不是我的光榮。”

杜憲是這樣評價陳道明的：“他要是演皇帝之類，回來脾氣是大一點；演一些小人物之後，回家就會比較謙遜。”陳道明則這樣評價杜憲：“榮辱不驚。”

王偉忠說：“婚姻的路是每天類似的風景，同樣的過程、淡淡的，要相處得好，真得靠慧根，所以找對象不能光想找個腿長奶大的辣妹，或是像金城武的帥哥，要找個讓自己想起他來心裏甜甜的，回頭一看，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，這就是最好的對象。”

陳道明對於杜憲，大概就是如此吧。不論外面有多風光，內心深處惦記的始終都是家裏的那盞燈火。

而如果好男人真的可以用標準定義的話，那麼首要標準可能就是愛回家。

陳道明說男人最大的時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。如果能把所有該回家的人都召回家，這個社會就會安定許多。現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，不是因為事業，而是在酒桌上、歌廳裏。為了兩個女人，從藝人到手藝人

很難想象，一個國寶級的大明星會把自己關在家裏，沒事澆個糖人，捏個面人，或者穿針引綫縫制包包。

陳道明的家裏有一個很大的房間專門用來放置糖人、面人、木工、裁縫所用的工具，這幾項手工活他都拿手。

這些手工活，其實是陳道明多年前為了改善和女兒緊張的關係特地自學來的。小時候的女兒喜歡糖人，他就學做糖人，喜歡面人，他就開始捏面人。最後做出來的糖人面人，都可以拿街上去賣了。

變成手藝人後，她和女兒之間還有着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。13歲的時候，陳道明就把陳格送去英國留學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小陳格終究沒抵住名牌的誘惑，虛榮心漸起。

察覺女兒的心思，陳道明在去法國時，特地到LV店裏買回一塊皮革。他仿照當時最流行的款式，親手縫制了一個包

送給陳格。不明就裏的陳格拿過來，看了看，又漫不經心地包包放到一邊。

父親問她為什麼喜歡LV。小姑娘掰着手指頭如數家珍：質量好，款式新，手工定做……

陳道明一臉嚴肅，告訴她這個包就是LV的皮革，純手工打造，最新款，“你看中的不是包，而是包上的logo。”

陳格滿臉通紅，自此再沒追逐過名牌。

陳道明買不起LV包嗎？不是。很多人說：女兒要富養。但這個“富”，也許根本不是指必須要麼優厚的物質條件，而是一種情感上的不被放低，一種從小培養起的健全的人格，和一種被打開的眼界。

對於女兒，陳道明也沒什麼藍圖。就三樣：“我希望她第一身體好，第二要快樂，第三盡量有所成，但更要知道自己是凡人，是普通人。”

當然，陳道明最樂意幹的是為妻子縫制各種皮質包包。

妻子幾年前退休了，喜歡弄點十字綉之類的，有時夫妻倆就同坐窗下，一個綉花草，一個裁皮包，窗外落葉無聲，屋內時光靜好，很有一種讓人心動的美感。

如果用馮小剛的話說，這些都是“奇技淫巧以悅婦孺”，遠不如一場飯局來得更有用。

可是這世界上的許多美妙都是由無用之物帶來的。一場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許無用，却給人沁人心脾之感；刺綉和手工或許無用，却帶給我們美感和驚喜；詩詞歌賦或許無用，但它可以說中你的心聲，撫慰你的哀傷……

追求有用之物固然沒錯，但靜下心來，細細品味無用之物帶來的靜謐和美好，何嘗不是一種超脫？

“所以我說，我這一輩子，就是（在做）一個‘人’”。陳道明祇給自己設定了為“人”的下綫，即你可以不知道對社會和朋友有多大貢獻，建設性是零都沒關係，但一定不能破壞性。這是做人的底綫。

擁抱家庭、陪伴孩子、拒絕低質量的社交、享受平淡；

不和家人爭執，不望女成鳳，祇要她們快樂；

不要野心，祇要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；

無奈于這個世界，也讓這個世界也無奈于自己。